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史憲誠子孝章　何進滔子弘敬　韓允忠子簡

樂彦禎子從訓　羅弘信子威

史憲誠其先出於奚虜今為靈武建康人祖道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周洛為魏博

軍校事田季安至兵馬大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憲誠始以材勇隨父歴軍中右職兼監察御史元和中田弘正討李師道令憲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累下其城栅復以大軍齊進乗勢逐北魏之全師廹于鄆之城下師道窮蹙劉悟斬首接魏軍録功超授憲誠兼中丞鎮州王承宗死弘正自魏移領鎮州居數月為王廷湊所殺遂以兵叛朝廷以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領兵討伐俾復父寃時幽

州朱克融援助廷凑布不能制因自引决軍情嚚然憲
誠為中軍都知兵馬使乘亂以河朔舊事動其人心諸
軍即擁而歸魏共立為帥國家因而命之時克融廷凑
並據兵為亂憲誠喜得旄節雖外順朝旨而中與朱王
為輔車之勢長慶二年正月也尋遣司門郎中韋文恪
宣慰時李岕為亂與憲誠書問交通憲誠表請與岕節
鉞仍於黎陽艤舟示欲渡河及見文恪舉止驕倨其言
甚悖旋聞岕為帳下所殺乃從改過謂文恪曰憲誠蕃

人猶狗也唯能識主雖被棒打終不忍離其狡譎如此
朝廷每為優容尋加左僕射敬宗即位進秩司空太和
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畧卒其子同捷竊據軍城表邀
符節舉兵伐之先是憲誠與全畧婚媾及同捷叛復潛
以糧餉為助上屢發使申諭尋又就加平章事憲誠嘗
遣驍將至闕下恣為張大宰相韋處厚以語折剉之憲
誠不敢復與同捷為應時憲誠示出師共討同捷及滄
景平加司徒憲誠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覲又飛章

願以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移鎮河中憲誠素懷向背不能以忠誠感激其衆未及出城太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為衆軍所害冊贈太尉孝章幼聰悟好學元和中李愬為魏帥取大將子弟列于軍籍孝章倡言願効文職愬奇之令攝府參軍及憲誠領節鉞改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緋孝章以父在鎮多違朝旨嘗雪涕極諫備陳逆順之理朝廷聞而嘉之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

史大夫賜紫領本道兵同平滄景加工部尚書尋請赴
闕文宗慰勞甚厚憲誠亦因懇乞朝覲上知憲誠之入
覲自孝章之謀遂加禮部尚書分相衛澶三州别為一
鎮俾孝章領之孝章未到鎮憲誠遇害上以孝章有忠
節起復為右金吾衛將軍間歲授鄜坊節度使居四年
遷於滑一歲入為右領軍大將軍改右金吾大將軍俄
授邠寧節度孝章歴三鎮雖無異績而謹身畏法以保
初終開成三年十月卒贈右僕射

何進滔靈武人也曽祖孝物祖俊並本州軍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賔客試太常卿以進滔之貴贈左散騎常侍進滔客寄於魏委質軍門事節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詔討鄆州破李師道時進滔為衙内都知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太和三年軍衆害史憲誠連聲而呼曰得衙内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即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滔左散騎常侍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為魏師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至

司徒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位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滄州帥劉約各遣使勸令歸闕别俟朝旨弘敬不從竟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黨弘敬方出師壓境大中後宣宗務其姑息繼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皥嗣之朝廷尋降符節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為軍人所害子孫相繼四十餘年

韓允忠魏州人也舊名君雄懿宗改賜今名父國昌歷

本州右職會昌中從何弘敬破劉稹以功為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贈兵部尚書允忠少仕軍門繼升裨校潞州之役亦與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皞為軍衆所殺推允忠為帥時僖宗為普王即降詔遥領節度授允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觀察留後不數月轉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累加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贈太尉子簡自允忠初授戎帥

便為節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允忠卒即起復為節度觀察留後踰月加檢校右僕射其後累加至侍中封昌黎郡王賊巢之亂諸葛爽受偽命為河陽節度使時僖宗在蜀寇盜蜂起簡據有六州甲兵彊盛竊懷僭亂之志且欲啓其封疆乃舉兵攻河陽爽棄城而走簡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洺而歸遂移軍攻鄆鄆帥曹全晸出戰為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合殘衆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陽復為諸葛爽所

襲簡因欲先討君裕次及河陽乃舉兵至鄆君裕請降尋移軍復攻河陽行及新鄉為爽軍逆擊敗之簡單騎奔廻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樂彥禎魏州人也父少寂歷澶博貝三州刺史贈工部尚書彥禎少為本州軍校韓簡之領節旄也以彥禎為馬步軍都虞候轉博州刺史下河陽走諸葛爽有功遷澶州刺史簡再討河陽之敗也彥禎以一軍先歸魏人遂共立之朝廷尋授檢校工部尚書知魏博留後俄加

戸部尚書充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廻加開府儀同三司再拜司徒彦禎志滿驕大動多不法一旦徵六州之衆板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月餘而畢人用怨咨又其子從訓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訓見其女妓利之先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俟鐸之至圍而害之掠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魏人素知鐸名望議者惜之而罪從訓從訓又召亡命之徒五百餘輩出

入卧内號為子將委以腹心軍人籍籍各有異議從訓聞而忌之易服遁出止於近縣彦禎因命為六州都指揮使未幾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後般輦軍器取索錢帛使人来往交午塗路軍府疑貳彦禎危懼而卒衆推都將趙文玣知留後事從訓自相州領兵三萬餘人至城下文玣按兵不出衆懷疑懼復害文玣推羅弘信為帥弘信以兵出戰敗之從訓招集餘衆次於洹水弘信遣將程公佐領兵討擊大敗之梟從訓首於軍門時文

德元年春也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曾祖秀祖珍父讓皆為本州軍校弘信少從戎役歷事節度使韓簡樂彥禎先啓末彥禎子從訓忌牙軍出居於外軍衆廢彥禎推趙文玠權主軍州事衆復以為不便因推弘信為帥先是有鄰人密謂弘信曰某嘗夜遇一白鬚翁相告云君當為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竊異之及廢文玠軍人聚呼曰孰願為節度使者弘信即應之曰白鬚翁早以命我

衆乃環而視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宗聞之文德元年四月詔加工部尚書權知節度留後七月復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龍紀中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乾寧中朱全忠急攻兖鄆朱瑄求援於太原太原發軍假道於魏令大將李存信屯莘縣存信御軍無法侵魏之芻牧弘信不平之全忠復遣人謂之曰太原志吞河朔廻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乃託好於汴出師三萬攻存信敗之

太原怒舉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汴將葛從周援之屯於洹水李克用子落落時為鐵林軍使為從周所擒乃退歸自是太原之師每歲侵擾相魏魏人患之朱全忠方事兖鄆懼弘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荅覘全忠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鄰遇之弘信以為厚已亦推心焉弘信累官至檢校太師守侍中臨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子威威字端

己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襲父位為留後朝廷從而命之天復末累加至檢校太傅兼侍中長沙王天祐初授檢校太尉守侍中進封鄴王賜號忠勤宣力致理功臣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為號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寖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兇戾者彊買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

有同兒戲如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皆為其所立優奬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威求援於汴朱全忠遣將李思安屯於洹水葛從周自邢洺引軍入魏燕將劉守文單可及攻汴軍於内黄思安逆戰大敗之乘勝追躡從周出會掩擊復敗燕軍斬首三萬三年威引汴軍攻滄州以報之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從景

附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軍裨校李公佺作亂威僅以身免公佺出奔滄州自是愈懼遣使求援於全忠密謀破之全忠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全忠女妻威子廷規先是卒全忠遣長直軍校馬嗣勲選兵千人密於輿中實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嗣勲至全忠親率大軍濟河言視行營於滄景威欲因而出迎至期即假全忠帳下鋭卒入而夾攻之牙軍頗疑堅請不出威恐洩其事慰納之是月十四日夜率廝

餋百十輩與嗣勲合攻之時宿於牙城者千人暹明殺之殆盡凡八千家皆破其族魏軍攻滄州者在歷亭聞有變其將史仁遇擁之保于高堂六州之内皆為讐敵累月平之威仕梁數年後卒年三十四位至守太師兼中書令贈尚書令謚曰貞莊威性明敏達於吏道伏膺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每花朝月夕與賔佐賦咏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為叔父隱亦集其詩寄之威酷

嗜其作目已所為曰偷江東集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諷詠之

史臣曰魏鎮燕三鎮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彊地廣合從連衡爵命雖假於朝廷羣臣自謀於元帥如史憲誠等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後亦因此而失之蓋不知取之以權守之以仁則遠矣若善繼者史氏羅氏之二子有焉其餘不足觀也

贊曰逆取順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滅亡必隨史何韓

樂世數盛衰足以為鑒念兹在兹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韓簡傳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沈炳震曰案本紀在中和三年二月為部下所殺新書同當從本紀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王重榮子珂　王處存弟處直　諸葛爽

高駢畢師鐸秦彥　時溥　朱瑄弟瑾

王重榮河中人父縱鹽州刺史咸通中有邊功重榮以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號驍雄名聾軍中廣明初重

榮為河中馬步軍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河中密邇京師賊徵求無已軍府疲於供億賊使百輩填委傳舍重榮謂都曰吾以外援未至詭謀附賊以紓難今軍府積實苦被徵求復來妝兵是賊危我也儻不改圖危亡必矣請絕橋道嬰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唯公圖之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既而賊將朱温舟師自同州至黃

鄴之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衆大敗之獲
其兵仗軍聲益振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時中和元
年夏也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之師萬人與重
榮合賊將李祥守華州重榮合勢攻之擒祥以狥俄而
朱温以同州降賊既失同華狂躁益熾黄巢自率精兵
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犄角
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
而重榮之師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

雖小捷銳旅亡失萬一賊黨復来其將何軍以應吾之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鴈門李僕射與僕家世事舊其尊人與僕父兄同患難僕射奮不顧身死義知己儻得李鴈門為援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領兵至大敗巢賊收復京城其倡義啓導之功實重榮居首京師平以功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琅邪郡王光啓元年僖宗還京喪亂之後六軍初復國蔵虛竭觀軍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縣兩池榷課直屬省司以充贍

給舊事河中節度兼権使每年額輸省課重榮累表論列既循往例兼恃大功令孜不許奏請移重榮為定州節度制下不奉詔令孜率禁軍攻之屯于沙苑為重榮擊敗之十二月令孜挾天子出幸寶雞太原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遣使迎駕還宫令孜尤懼刦幸山南及朱玫立襄王稱制重榮不受命會太原之師於河西以圖興復明年王行瑜殺朱玫僖宗反正重榮之忠力居多重榮用法稍嚴季年尤甚部下常行儒者嘗有所

譴罰深銜之光啓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榮夜出於城外別墅詰旦為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為帥重盈既立誅行儒與其黨安集軍民乾寧初重盈卒軍府推行軍司馬王珂為留後重盈子珙時為陜帥瑶為絳州刺史珂即重榮兄重簡子出繼重榮繇是爭為蒲帥瑶珙上章論列又與朱温書云珂非吾兄弟家之蒼頭也小字蟲兒安得繼嗣珂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薦於朝珙厚結王行瑜李茂

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貞等三人率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珙瑤連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師討三鎮瑤珙兵退克用拔絳州斬瑤乃師於渭北天子以珂爲河中節度授以旄鉞仍充供軍糧料使既誅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珙每戰頻敗珙性慘刻人有踰犯必斬首置於座前言笑自若部下咸苦之因

其削弱皆懷離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將李璠殺珙自稱留後光化末朱温初伏鎮定將圖關輔屬劉季述廢立之際京師俶擾崔胤潛乞師於汴以圖反正温謂其將張存敬倿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勢侮慢藩鄰骨肉相殘自大其事爾為我持一繩以縛之存敬等率兵數萬渡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復元年正月兵攻晉絳珂將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既無備即開門降温令别將何絪守晉州扼其援路二月存敬大軍逼河中

珂遣告急於太原晉絳既當兵衝援師不能進珂妻書告太原曰賊勢攻逼朝夕為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賊阻前途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計無從出即謀歸京師又使人告李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匡王室朱公不顧國家約束卒遣賊臣急攻敝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敝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

鈌固潼關以應敝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求為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繫公此舉也茂貞不荅珂勢蹙將渡河歸京師人情離合時河橋毁圮凌澌𩹨塞舟楫難濟珂族艤舟有日珂夜自慰諭守陴者黙然無應牙將劉訓夜半至珂寢門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訓觧衣袒臂曰公苟懷疑訓請斷臂珂曰事勢如何計將安出訓曰若夜出整棹待濟人必争舟苟一夫鴟張其禍莫測不如俟明旦以情諭三軍願從者必

半然後登舟赴闕可以前濟不然則名諸將校且爲款狀以緩賊軍徐圖向背䇿之上也珂然之即登城謂存敬曰吾於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即日退舍三月朱温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悲不自勝陳辭致祭蒲人聞之感悦珂欲面縛牽羊以見温報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黄泉其謂我何及珂出迎之於路握手歔欷聯轡而入居半月以存敬守河中珂舉家徙于汴

後温令珂入覲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自重榮初帥河中傳至珂二十年

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世隷神策軍為京師富族財產數百萬父宗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遥領興元節度宗善興利乘時貿易由是富擬王者仕宦因貲而貴侯服玉食僮奴萬指處存起家右軍鎮使累至驍衛將軍左軍巡使乾符六年十月檢校刑部尚書義武軍節度使明年黄巢犯闕僖宗出幸

處存號哭累日不俟詔命即率本軍入援遣二千人間

道往山南衛從車駕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

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師營於渭北時巢賊僭號

天下藩鎮多受其偽命唯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

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以招太原俄而鄭畋破賊前鋒

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中和

元年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敗賊將林言尚讓軍乘勝

進逼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五千皆以白繻為號

夜入京城賊已遁去京師故人見處存遮道慟哭懽呼塞路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雜軍翌日賊偵知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為王師懽呼迎之處存為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併殺之血流成渠處存家在京師世受國恩以賊寇未平鑾輿出狩每言及時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諸軍義之前後遣使十輩迎李克用既奕世姻好特相款昵洎收京師王鐸第其功勳王舉義處存為之最收城破賊

克用為之最以功檢校司空後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
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於泰山以功檢校司徒田令孜
討王重榮詔處存為河中節度處存上章申理言重榮
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除改以搖藩鎮之心初幽
鎮兩藩兵甲彊盛易定於其間疲於侵寇及匡威得志
驕盈恒欲兼并之賴與太原姻好每為之援處存亦睦
鄰以禮優撫軍民折節下士人多歸之以至抗衡列鎮
累加侍中檢校太尉乾寧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贈太

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以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使郜為留後朝廷從而命之授以旄鉞尋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將張存敬進寇幽州旋入祁溝郜遣馬步都將王處直將兵拒之為存敬所敗退營沙河汴人進擊營於懷德驛處直之衆奔撓城中大恐十月郜委城携族奔於太原太原累表授檢校太尉天復初卒於晉陽其弟鄴克用以女妻之歷嵐石沔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中卒處直字允明處

存母弟也初為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為帥及郜出奔乃權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於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溫遣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勲王室地又親鄰脩好往来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温許之仍歸罪於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脩盟而退温因表授

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嵗復於莊宗後十餘年為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屬縣為伍伯為令所笞乃棄役以里謳自給會龐勛之亂乃委身為徐卒累軍功至小校官軍討徐龐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陽羣歸國累授汝州防禦使李琢為招討使討沙陀於雲州表爽為副廣明元年賊陷京師詔爽率代北行營兵馬赴

難關中爽軍屯櫟陽潼關不守車駕出幸爽乃降賊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巢賊敗復表歸國進位檢校司徒時魏博韓簡軍勢方盛中和元年四月魏人攻河陽大敗爽軍於修武爽棄城遁走簡令大將守河陽乃出師討曹全晸於鄆州十月孟州人復誘爽爽自金商率兵千人復入河陽乃犒勞魏人令趙文玠率之而去十一月爽攻新鄉簡自鄆來逆戰軍於獲嘉西北時簡將引魏人入趨關輔誅除巢孽自有圖王之志三軍屢諫不

從偏將樂彥禎因衆心搖訛激之牙軍奔歸魏州爽軍乗之簡鄉兵八萬大敗奔騰亂死清水為之不流明年正月簡為牙軍所殺爽軍由是大振及巢賊將敗爽復歸國爽雖起羣盜既貴之後善於為理所至法令澄清人無怨歎人士以此多之光啓二年爽卒帳中將劉經張言以爽子仲方為孟帥俄而蔡賊孫儒率衆攻之城陷於賊仲方歸於汴儒遂據孟州

高駢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

有傳父承明神策虞候駢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為
文多與儒者遊喜言理道兩軍中貴翕然稱重乃縻之
勇爵累歷神策都虞候會党項羌叛令率禁兵萬人戍
長武城時諸將禦羌無功唯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捷懿
宗深嘉之西蕃寇邊移鎮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
畧使先是李琢為安南都護貪於貨賄虐賦夷獠人多
怨叛遂結蠻軍合勢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帥
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為安南都護至則匡合五管之兵

期年之内招懐溪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又以廣州饋運艱澁駢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石梗途乃購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無滯安南儲備不乏至今頼之天子嘉其才遷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治鄆之政民吏歌之南詔蠻寇嶲州渡瀘肆掠乃以駢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蜀土散惡成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甃之以塼甓雉堞由是完堅傳檄雲南以

兵壓境講信修好不敢入寇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江
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四年進位檢校司空潤
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進封燕國公
時草賊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諸道師討逐其衆離散
過江表天子以駢前鎮鄆軍民畏服仙芝徒黨鄆人也
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尋授諸道兵馬都統江淮
鹽鐵轉運等使駢令其將張璘梁纘分兵討賊前後累
捷降其首領數十人賊南趨嶺表天子嘉之六年冬進

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土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徵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既而黄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衆號百萬巢據廣州求天平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宰相盧攜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効今方集諸道之師於淮甸不宜捨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宜假賊方

鎮以紓難二人爭論於朝以言詞不遜由是兩罷之駢方持兵柄聞朝議異同心頗不平之廣明元年夏黄巢之黨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張璘勒兵天長欲擊之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縱横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曰妖賊百萬所經鎮戍若蹈無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為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俾北渡長淮何以扼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

有愛將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立功即奪己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勲業髙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税駕耶為公良畫莫若觀釁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其年冬賊陷河洛中使促駢討賊冠蓋相望駢終逗撓不行既而兩京覆沒盧攜死駢大閲軍師欲兼并兩浙為孫策三分之計天子在蜀亟命出師中和二年五月雊雉於揚州廨舍占者云

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惡之其月盡出兵於東塘結壘而處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仍與浙西周寶書請同入援京師寶大喜即點閱將赴之遣人偵之知其非實駢在東塘凡百日復還廣陵盖禳雊雉之異也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宰臣王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副之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增駢階爵使務並停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其末章曰臣伏奉詔命令臣自省更

勿依違者臣仰天訴地血淚交流如劒戟攢心若湯火在已只如黄巢大寇圍逼天長小城四旬有餘竟至敗走臣散徵諸道兵甲盡出家財賞給而諸道多不發兵財物即為已有縱然遣使徵得勑旨不許過淮其時黄巢殘兇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如潼關已東止有一逕其為險固甚於井陘豈有狂寇奔衝累無阻礙即百二之地固是虚言神策六軍此時安在陛下蒼黄西出内官奔命東来黎庶盡被殺傷衣冠悉

遭屠戮今則園陵開毀宗廟剃榛遠近痛傷遐邇嗟怨

雖然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

之開毀臣之痛也實在於斯此事見之多年不獨知於

今日况自崔蒲盜起朝廷徵用至多上至帥臣下及裨

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為謀安能辨事陛下今用

王鐸盡主兵權誠知狂冦必殲梟巢即覆臣讀禮至宣

尼射於矍相之圃盖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僨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誡如

斯圖功也豈宜容易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陷一儒臣
崔安潛到處貪殘只如西川可為驗矣委之副貳詎可
平戎況天下兵驕在處僭越豈二儒士能戢彊兵萬一
乖張將何救助願陛下下念黎庶上為宗祧無使百代
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
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乞陛下稍留神慮以安宗
社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等計
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委之

重難置之左右剋復宮闕莫尚於斯若此時謗誹忠臣沉埋烈士迮復宗社未見有期臣受國恩深不覺語切無任憂懼之至詔報駢曰省表具悉卿一門忠孝三代勳庸銘於景鍾煥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訓襲弓冶之基起自禁軍從徵至著始則囊錐露穎稍有知音尋則天驥呈才急於試効自秦州經畧使授交趾節旄聯翩寵榮汗漫富貴未嘗斷絕僅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亦可悉數最顯赫者安南拒蠻至今海隅尚守次則汶陽之日

政聲洽平洎臨成都脅歸驃信三載之内亦無侵凌創
築羅城大新錦里其為雄壯實少比儔渚宫不暇於施
為便當移鎮建鄴纔聞於安静旋即渡江自到廣陵併
鍾多壘即亦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昭灼功勲不大
於此數者朝廷累加渥澤靡悋徽章位極三公兵環大
鎮銅鹽重務綰握約及七年都統雄藩幅圓幾於萬里
朕瞻如太華倚若長城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為託賴
豈愧神明自黄巢肆毒咸京卿並不離隋苑豈金陵苑

水能遮鵜鶘之雄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自聞歸止寧免鬱陶卿既安住燕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實貴表優恩何遽疑忿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用震嗟聊舉諸條粗申報復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者朕拔卿汶上超領劒南荆潤維揚聯居四鎮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

貴作司徒榮為太尉以為不用何名為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勲佇覩後効何不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糾率諸侯誅鋤羣盜者朕縁久付卿兵柄不能翦滅元兇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掃欃槍卿初委張璘請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名置容易放還璘果敗亡巢益顛越卿前年初夏逞發神機與京中朝貴書題云得靈仙

教導芒種之後賊必蕩平尋聞圍逼天長必謂死在卿
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脫網羅遽過長淮竟爲大憝都統
旣不能禦遏諸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河繼傾都
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
及朕蒙塵入蜀宗廟汙於賊庭天下人心無不雪涕旣
知歷數猶在謳謠未移則懷忠㧞怒之臣貯救難除姦
之志便須果決安可因循況恩厚者其報深位重者其
心急此際天下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

為首唱而窮邊勇將誓志平戎闗東寂寥不見干羽洎
乎初秋覽表方云仲夏發兵便諂軍前并移汶上喜聞
兵勢渇見旌幢尋稱宣潤阻艱難從天討謝玄破苻堅
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卿又
云若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豈能
安國忽當今日棄若寒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為邪佞
終日寵榮富貴何嘗不保其家無人扞禦寇戎所以不
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灰真同浪語

卿又云不痛園陵之開毁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痛之
實在兹也且龜玉毁於櫝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網外
抑有其由卿手握彊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致令
脫漏猖狂雖則上繫天時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
不離一室之中屏棄笙歌杜絶遊獵疏食適口布服被
身焚香以望園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己不敢遑安
姦臣未悟之言誰人肯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
又云自來所用將帥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

可坐擒用此為謀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猶有忠信天下至大豈無英雄況守固城池悉嚴兵甲縱非盡義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縛黄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只如拓拔思恭諸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堪垂訓卿又云王鐸是敗軍之將兼徵引矍相射義者昔曹沫三敗終復魯讐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代汾陽尚父咸寧太師亦曾不利鼓鼙尋則功成鍾鼎安知王鐸不立大勲卿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刋席之

恥但慮冠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軌道之災豈獨往日者
我國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內人心尚樂唐德朕不
荒酒色不虧刑名不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寓縣自知
運歷必保延洪況巡省已來禎祥薦降西蜀半年之內
聲名又以備全塞北日南悉來朝貢黠戛善闌並至梯
航但慮天寶建中未如今日清宮復國必有近期卿云
劉氏復興不知誰為其首遽言刮席之恥比朕於劉盆
子耶仍憂軌道之災方朕於秦子嬰也雖稱直行何太

罔誣三復斯言尤深駭異卿又云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盡是忠良今巖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彦朕每令銓擇亦遣訪求其於選將料兵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理化之基自有長才同佐大計賣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勿聽狂辭以資游說且朕遠違宫闕寄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尚不興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况天步未傾

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約未可隳凌朕雖沖人安得輕侮但以知卿歲久許卿分深貴存終始之恩勿貯猜嫌之慮所宜深省無更過言駢始以兵權欲臨藩鎮吞併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論欲其復故明年四月王鐸與諸道之師敗賊關中收復京城駢聞之悔恨萬狀而部下多叛計無所出乃託求神仙屏絶戎政軍中可否取決於呂用之光啓初僖宗再幸山南

李煴僭號僞授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方怨望而甘於僞署稱藩納賄不絶於途宴安自得日以神仙爲事呂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爲牙將於府第别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殷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賔佐罕見其面府第有隋煬帝所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爲宏壯光啓元年無

故自壞明年淮南饑蝗自西来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經像幢節皆齧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内蝗自食噉而盡其年九月雨魚是月十日夜大星隕于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爍地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陰晦至三年二月不鮮比歲不稔食物踊貴道殣相望饑骹蔽地是月浙西周寶為三軍所逐駢喜以為妖異當之三月蔡賊過淮口駢令畢師鐸出軍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劒鄭漢璋等率行營

兵反攻揚州四月城陷師鐸囚駢於道院名宣州觀察使秦彦為廣陵帥既而蔡賊楊行密自壽州率兵三萬乘虚攻城城中米㪷五十千餓死大半駢家屬並在道院秦彦供給甚薄薪蒸亦闕奴僕徹延和閣欄檻煑革帶食之互相簒啖駢召從事盧涗謂之曰予三朝為國粗立功名比擺脫塵埃自求清凈非與人世爭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初師鐸之入城也愛將申及謂駢曰逆黨人數不多即日弛於防禁願奉令

公潛出廣陵依投支郡以圖雪恥賊不足平也若持疑不決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駢怯懼不能行其謀九月師鐸出城戰敗慮駢為賊内應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謂師鐸曰揚府災當有大人死應之自此善也秦彥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即令師鐸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衣俟之俄而亂卒升階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塗炭公之罪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矣駢既死左右奴客踰垣而遁

入行密軍行密聞之舉軍縞素繞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紙奠酒信宿不已駢與兒姪死於道院都一坎瘞之裹之以氈行密入城以駢孫愈為判官令主喪事葬送未行而愈卒後故吏鄺師虔收葬之初師鐸入城吕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胸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以至族滅

畢師鐸者曹州冤朐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為

盜相與陷曹鄆荆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為鷂子仙芝死來降高駢初敗黄巢於浙西皆師鐸梁纘之効也頗寵待之駢末年惑於呂用之舊將俞公楚姚歸禮皆為用之讒構見殺師鐸意不自安有愛妾復為用之所奪光啓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逼淮口駢令師鐸率三百騎戍高郵戍將張神劍亦怒用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之伺知亟請名還師鐸母在廣陵遣信令師鐸遁去或謂師鐸曰請殺神劍併高郵之兵趨府令公必殺用之

為鮮又曰不如投徐州則身存而家保師鐸曰非計也呂用之誑惑主帥塗炭生民七八年來鬼怨人怒今曰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誅妖亂而康淮甸耶又曰鄭漢璋是我歸順時副使常切齒於用之今率精兵在淮口聞吾此舉即樂從也乃趨淮口與漢璋合得兵千人又相與至高郵問計於張神劒神劒曰公見事晚耶用之一妖物耳前受襄王偽命作鎮廣州遲留不行志圖淮海節鎮令公已奪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

即割臂血為盟推師鐸為盟主稱大丞相移檄郡縣以誅用之守一殷為名乃署其卒長唐宏王朗駱玄真倪詳逯本趙簡等分董其卒三千人四月趨廣陵營於大明寺揚州大駭呂用之分兵城守高駢登延和閣聞鼓譟聲怪之用之曰師鐸兵士逥戈止遏不得適已隨宜處置公幸勿憂苟不聽徒勞玄女一符耳師鐸陳兵數日用之屢出戰師鐸憂其不尅求救于宣州秦彥曰苟得廣陵則迎公為帥彥令牙將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師

鐸門客畢慕顏自城中出曰人心已離破之必矣秦稠軍至兵威漸振駢聞甚憂謂用之曰吾以心腹仗爾不能駕馭此輩悞我何多百姓遭罹飢饉不可虐用吾自枉手札喻師鐸可令大將一人自行用之即以其黨許戡送駢書師鐸怒曰梁纘韓問何在令爾來耶即斬之用之選勁兵自衛一日至道院駢叱去之乃令猶子傑握牙兵令師鐸母作書遣大將古鍔與師鐸子出城喻之師鐸令子還白曰不敢負令公恩德正為淮南除弊

但斬用之守一即日退還高郵秦稠攻西南隅城中應之即日城陷呂用之由叅佐門遁走駢聞師鐸至改服俟之與師鐸交拜如賓主之儀即日署為節度副使漢瑋神劒皆署職事秦稠點閱府庫監守之仍密名彥於宣州或謂師鐸曰公昨舉兵誅二妖物故人情樂從今軍府已安以事理論之公宜還政高公自典兵馬戎權在手取捨自由藩鄰聞之不失大義議者皆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召秦彥彥若為帥兵權非足下有也公感其

援但以金玉報之阻其渡江最為上策若秦彦作帥則楊行密朝聞夕至如高令復帥外寇必自卷懷師鐸猶豫未決而秦彦軍至五月彦為節度使署師鐸為行軍司馬移居牙外心頗不悅是月楊行密引軍攻揚州彦兵拒戰繼敗八月師鐸與鄭漢璋出軍萬人擊行密皆大敗而還自是不復出九月師鐸殺高駢十月秦彦師鐸突圍而遁十一月秦彦師鐸引蔡賊孫儒之兵三萬圍揚州行密求救于汴朱全忠遣大將李璠率師淮口

以為聲援孫儒以廣陵未下而汴卒來又慮秦彥師鐸異志四年正月孫儒斬秦彥師鐸于高郵之南鄭漢瑋亦死焉

秦彥者徐州人本名立為卒隷徐州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夢人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裝入黃巢軍巢兵敗於淮南乃與許勍俱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觀察使竇潏病彥以兵襲取之遂代潏為觀

察使朝廷因而命之光啓三年揚州牙將畢師鐸因其帥高駢懼外寇来侵乃迎彦為帥彦名池州刺史趙鍠知宣州事自率衆入揚州師鐸推彦為帥五月壽州刺史楊行密率兵攻彦遣其將張神劍令統兵屯灣頭山光寺行密屯大雲寺北跨長崗前臨大道自揚子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秦彦登城望之懼形於色令秦稠師鐸率勁卒八千出鬬為行密所掩盡没稠死之彦急求援於蘇州刺史張雄雄率兵赴之屯于東塘重圍半

年城中芻糧並盡草根木實市肆藥物皮囊革帶食之
亦盡外軍掠人而賣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縱存者鬼
形鳥面氣息奄然張雄多軍糧相約交市城中以寶貝
市米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
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嗟惋問神
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為上計也十月彥與師鐸突
圍投孫儒並為所殺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
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

息廬舍焚蕩民戸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黄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剽河陰縣迴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于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為留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為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為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

播又令別將師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捷黃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後林言又斬黃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授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遥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

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丧十六七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然之朝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害不受代汴將龎師古陳兵于野溥求援于兖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陴者飢甚加之病疫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也地入于汴

朱瑄宋州人父慶盜鹽抵法瑄逃於青州為王敬武牙

卒中和初黄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將曹全
晸率兵三千赴難關西以瑄為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
召全晸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
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
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
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晸出兵
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晸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
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

時瑄有衆三萬其弟瑾勇冠三軍有争天下之心秦宗
權之盛也屢侵鄭汴朱全忠為賊所攻甚窘求救於瑄
瑄令朱瑾出師援之擊敗秦宗權全忠乃與瑄情極隆
厚全忠狡譎翻覆虎視藩鄰會宗權誅乃急攻徐州時
溥求援于瑄瑄與全忠書請釋溥俻好僞許之瑄以恩
及全忠遣使讓之又令朱瑾出軍援溥及徐泗平全忠
乃移兵攻鄆三四年間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
織民為俘者十五六瑄禦備殫竭景福末與弟瑾合兩

鎮之兵與汴人大戰于魚山下瑄瑾俱敗兵士陷沒汴將朱友裕以長塹圍之乾寧四年正月城中食竭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為野人所害傳首汴州榮氏至汴州為尼朱瑾瑄之母弟驍果善戰初乾符末朝廷以將軍齊克讓為兖州節度瑾將襲取之乃求婚於克讓及親迎瑾選勇士衛從禮會之夜竊發逐克讓遂據城稱留後朝廷不獲已以節鉞授之及朱瑄平汴人移兵攻兖經年食盡瑾出城求食比還為别將所拒不得入乃

渡淮依楊行密行密寵待之用為壽州刺史大敗汴軍于清口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瑾楊溥時謀亂為徐知訓所殺

史臣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土運中微賊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實唯重榮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師於安喜橫身泣赴不顧禍患遂得義徒雲合逆黨勢窮宜乎服冕乘軒傳家胙土而重榮傷於峻法嚴而少恩禍發輿臺誠悲枉橫髙駢

起家禁旅頗立功名玩冦崇妖致兹狼籍後来勲德可
誡前車瑄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終瑾持此狼心安逃虎
口王綱之紊羣盜及兹復何言哉
賛曰王者撫運居安慮危不以德處即為盜闚乾坤盪
覆生聚流離讀駢章疏可為涕洟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彝憲

謄錄監生臣孫鶴年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

獨孤懷恩　竇德明姪懷貞　族弟孝諶　孝諶子希瑊　希球　希瓘　希

瓘從父弟維鍌　長孫敞從父弟操　趙持滿附　武承嗣子延秀　從父弟

三思　三思子崇訓　從祖弟懿宗　攸暨　攸

暨妻太平公主　從父弟攸緒　薛懷義附

韋温　王仁皎子守一　吳溆弟湊

竇覦　柳晟　王子顏

自古后族能以德禮進退全宗保名者鮮矣蓋恃宮掖之寵接宴私之歡高爵厚祿驕其內聲色服翫惑於外莫知師友之訓不達危亡之道故以中才處之罕不覆敗亦由重植之木自然顛披也明哲之君知驕侈之易滿榮寵之難保授任各當其才祿位不過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誡之以大義滅親使居無過之地永享不貲

之福與國終始不失其所以親也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又曰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與其愛而失節曷若懼而致福魏氏懲漢人之敗著矯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不得臨朝外氏無功時主不得封爵雖曰刻薄而卞甄之族竟無大過皇唐受命長孫竇氏以勲賢任職而武氏韋氏以盈滿致覆夫廢興者豈天命哉葢人事也竇威長孫無忌各自有傳其餘載其得失為外戚傳以存鑒誡焉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懷恩幼時以獻皇后之姪養於宮中後仕為鄠縣令高祖平京城授長安令在職嚴明甚得時譽及高祖受禪擢拜工部尚書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總其衆懷恩督兵城下為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切讓之因是怨望高祖嘗戲之曰弟姑子悉為天子次當舅子乎懷恩遂自以為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耶由是陰圖異

計時虞鄉南山多羣盜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澮州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柏壁懷恩遂與解縣令榮靜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實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柏壁糧道割河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據縣起兵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攻崇茂宋金剛潛兵來襲諸將盡沒君實與開府劉讓亦同陷于賊中遂洩懷恩之謀既而懷恩逃歸高

祖復令率師攻蒲州唐儉在賊中說賊將尉遲敬德請使讓還連和罷兵遂使發其事會堯君素為其下所殺小帥王行本以蒲州降懷恩勒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河已御舟矣會讓至廼使召懷恩懷恩不知事已洩輕舟來赴及中流而執之收其黨按驗遂誅之時年三十六籍沒其家

竇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照尚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封鉅鹿公父彥襲父封仕隋為西平郡守德

明少師事陳留王孝逸頗涉文史會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齊王府屬坐事免及義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壻竇誕趙慈景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怨文昇乃止及謁見高祖竟不自言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顯武

男貞觀初歷常愛二州刺史尋卒弟德玄高宗時為左相德玄子懷貞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輿馬為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儉素聖歷中為清河令治有能名俄歷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諂順委曲取容改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微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

謂乳母之壻為阿㸙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㸙時人或以國㸙呼之初無慚色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鬚者誤以接之監察御史魏傳弓嘗以內常侍輔信義尤縱暴將奏劾之懷貞曰輔常侍深為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輙有彈糺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懷貞無以荅但固止之韋庶人敗左遷濠州司馬尋

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附會太平公主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代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賜爵魏國公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為不可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鎣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廁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為之語曰竇僕射前為韋氏國𠦑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

主同於邑官也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逆謀事洩懷貞懼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德明族弟孝諶孝諶刑部尚書誕之子昭成順聖皇后父也則天時歷太常少卿潤州刺史長壽二年后母龐氏被酷吏所陷誣與后呪詛不道孝諶左遷羅州司馬而卒子希瑊希球希瓘並流嶺南神龍初隨例雪免景雲年追贈孝諶太尉邠國公希瑊襲爵玄宗即位加贈孝諶太保希瑊等以舅氏甚見優寵希瑊累遷太子少傅邠國公尋卒希球

官至太子賓客封冀國公開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謚曰
靖希瓘初賜爵畢國公後改名珹初為左散騎常侍及
希球卒因授開府儀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
家珹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珹子鍔又尚玄宗女永
昌長公主恩寵賜賚實為厚矣而兄弟皆貪鄙過自封
殖珹又甚之天寶七年有竇勉潛交巫祝勉犯法珹坐
信其詭說被停官放歸田園尋以尊老又授開府儀同
三司依舊朝會十三載十二月卒玄宗哭於行在贈司

徒財貨鉅萬璵從父弟維鍌好學以撰著為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鍌獨清儉自守中書令張説黄門侍郎盧藏用給事中裴子餘皆與之親善官至水部郎中卒撰吉凶禮要二十卷行於代

長孫敞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父也仕隋為左衛郎將煬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關率子弟迎謁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史貞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后親常令内給絹以供私費尋拜

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敞從父弟擽周大司徒薛國公覽之子也武德中為陜東道行臺金部郎中出為陜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利之貞觀中歷洺州刺史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並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樂壽男尋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謚曰安詮官至尚衣奉御詮即侍中韓瑗妻

弟也及瑗得罪事連於詮減死配流嶲州詮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詮之甥有趙持滿者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及奔馬而親仁愛衆多所交結京師無貴賤皆愛慕之初為凉州長史甞逐野馬自後射之無不洞于胸腋邊人深伏之許敬宗懼其作難誣與詮及無忌同反及榜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辭不可奪吏竟代為欵以殺之

武承嗣荊州都督士彠之孫則天順聖皇后兄子也初

士䕶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則天次適郭氏士䕶卒後兄子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及則天立為皇后追贈士䕶為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代國夫人賀蘭越石早卒封其妻為韓國夫人𢤦又加贈士䕶為太尉楊氏改封為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為宗正少卿元爽為少府少監惟良為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已諷皇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為外職佯為退讓其實惡之也於

是元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乾封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例集於泰山之下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宮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之諷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獻食則天密令人以毒藥貯賀蘭氏食中賀蘭氏食之暴卒歸罪於惟良懷運乃誅之仍諷百寮抗表請改其姓爲蝮氏絶其屬籍元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爲

士襲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仍令鳩集學士李嗣真吳兢之徒於蘭臺刊正經史并著撰傳記敏之既年少色美烝於榮國夫人恃寵多愆犯則天頗不悅之咸亨二年榮國夫人卒則天出內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又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為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榮國服內私釋衰絰著吉服奏妓樂時太平公主尚幼往來榮國之家宮人侍

行又嘗為敏之所逼俄而姦汙事發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馬韁自縊而死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後自嶺南召還拜尚衣奉御襲祖爵周國公俄遷秘書監則天臨朝追尊士彠為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屬五代祖已下皆為王嗣聖元年以承嗣為禮部尚書尋除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垂拱中轉春官尚書依舊知政事載初元年代蘇良嗣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內史事天授元年於東都創置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

始祖文皇帝王子武為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贈太原靖王居常為嚴祖成皇帝高祖贈趙肅恭王克己為肅祖章敬皇帝曾祖贈魏康王儉為烈祖昭安皇帝祖贈周安成王華為顯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為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元慶為梁憲王元爽為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為王諸姑姊為長公主於是封承嗣為魏王元慶子夏官尚書三思為梁王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為建昌王太子通

事舍人攸歸爲九江王司禮卿重規爲高平王左衛親府中郎將載德爲潁川王右衛將軍攸暨爲千乘王司農卿懿宗爲河內王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爲臨川王右衛勳二府中郎將攸宜爲建安王尚乘直長攸望爲會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爲安平王攸止爲恒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爲南陽王延秀爲淮陽王三思男崇訓爲高陽王崇烈爲新安王后兄子贈陳王承業男延暉爲嗣陳王延祚爲咸安王承嗣嘗諷則天革命盡誅皇

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承嗣從父弟三思又盛贊其計天下于今寃之俄又賜承嗣實封千户仍監修國史承嗣自為次當為皇儲令鳳閣舍人張嘉福諷諭百姓抗表陳請則天竟不許如意元年授特進尋拜太子太保罷知政事承嗣以不得立為皇太子怏怏而卒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子延基襲爵則天避其父名封為繼魏王尋與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話及張易之兄弟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後忿爭不協洩之則天聞

而大怒咸令自殺復以承嗣次子延義為繼魏王中宗即位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羣官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没而五帝氏興夏商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歷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也帝王不可違違之則

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内崩離天歷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辟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后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叡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寃酷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

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于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機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忭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自

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之歷數乖四時之寒暑乎又海内衆情朝廷竊議為武氏諸王身計亦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歷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

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賁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内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基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上答曰朕嘗因暇景博覽前修帝籍皇圖畧稽其迹至若二靈肇判

三才聿興驪連栗陸之辰尊盧大庭之日時猶朴畧未著圖書洎乎出震應期畫八卦而成象炎皇御歷播百穀以興農車服創於軒轅之朝歷象建於唐堯之代封建之事闕爾無聞自周漢已來方崇藩屏至於三徵更王五運迭興以古揆今事迹有爽比者别宗撫歷異姓興邦伏以則天大聖皇帝内輔外臨將五十載在朕躬則為慈母於士庶即是明君往者乖拱之中嗣皇臨政當此之際魯衛並存及乎全節興妖琅邪構逆災連七

國釁結三監既行大義之懷遂有泣誅之事周唐革命
蓋為從權子姪封王國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際武
家封建唐家藩屏豈得並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預逆
謀還依姓李無改舊恵豈非善惡區分申明逆順矣今
以聖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緒昨者二月
之首攸暨等屢請削封朕獨斷襟懷不依來請昔漢祖
以布衣取天下猶封異姓為王况朕以累聖開基豈可
削封外族羣公等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抗表紫庭用

申丹懇者然以賞罰之典經國大綱攸暨三思皆悉預告凶竪雖不親冐白刃而亦早獻丹誠今若却除舊封便慮有功難勸於是降封梁王三思為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定王駙馬都尉攸暨為樂壽郡王河內郡王懿宗為耿國公建昌郡王攸寧為江國公會稽郡王攸望為鄴國公臨川郡王嗣宗為管國公建安郡王攸宜為息國公高平郡王重規為鄶國公繼魏王延義為魏國公安平郡王攸緒為巢國公高陽郡王駙馬都尉

崇訓為酆國公淮陽郡王延秀為桓國公咸安郡王延祚為咸安郡公中宗時嗣宗至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尚書重規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左遷春州司馬而死延秀伏誅後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將盡矣先天二年制削士彠帝號依舊追贈太原王妻楊氏亦削后號依舊為太原王妃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則天時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制延秀與閻知微俱往突厥將親迎默啜女為妻既而默啜執知微入寇

趙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還神龍初默啜更請通和先令延秀送欵始得歸封桓國公又授左衛中郎將時武崇訓為安樂公主壻即延秀從父兄數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訓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主韋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遷於房州欲達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容質秀絶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横縱權傾天下自王侯宰相已

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幷造安樂佛寺擬於宮掖巧妙過之令楊務廉於城西造定昆池於其莊延袤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宮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燈燭供擬徹明如晝延秀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恒國公實封五百戶廢休祥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為之空竭崇訓子數歲因加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鎬國公賜實封五百戶以嗣其父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

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又公主府倉曹符鳳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說曰今天下蒼生猶以武氏為念大周必可再興按讖書云黑衣神孫披天裳駙馬即神皇之孫也每勸令著皂襖子以應之及韋庶人敗延秀與公主在內宅格戰良久皆斬之後追貶為悖逆庶人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擢拜夏官尚書及革命封

梁王賜實封一千戸尋拜天官尚書證聖元年轉春官尚書監修國史聖歷元年檢校内史二年進拜特進太子賓客仍並依舊監修國史三思畧涉文史性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欲乘馬承嗣三思必為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盛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身仍令朝士遞相屬和三思又以則天厭居深宫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

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宫于嵩高山興泰宫于萬壽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重百姓怨之神龍初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户固辭不受未幾隨例降封為德静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户尋拜左散騎常侍則天遺制令復其所減實封初敬暉等立功後掌知國政三思慮其更為已患而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誣敬暉等並流于嶺表而死自是三思威權日盛軍國政事多所參綜敬暉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復

舊職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時人皆言其陰懷篡逆以
比曹孟德司馬仲達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
三思父子必為逆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
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黄門侍郎宋璟執奏云月
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為外職三思既猜
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
人耳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
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遞相引致干黷時政侍

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僕丞李悛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常為其耳目時人呼為三思五狗中宗尋又制武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昊陵順陵並置官員皆三思意也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嘗忌節愍太子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于其第并殺其親黨十餘人俄而事變太子既死中宗為三思舉哀廢朝五日贈太

尉追封梁王謚曰宣安樂公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于三思及崇訓靈柩前睿宗踐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制令斵棺暴屍平其墳墓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時封為高陽郡王長安中尚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於朝欲寵其禮中宗為太子在東宫三思宅在天津橋南自重光門内行親迎禮歸於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彦伯張說閻朝隱崔融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之其時張易之昌宗宗楚

客凡弟貴盛時假詞於人皆有新句崇訓授左衛中郎將神龍元年拜駙馬都尉遷太常卿兼左衛將軍降封酆國公仍賜實封五百戶尋徙封鎬國公二年兼太子賓客攝左衛將軍及為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魯王謚曰忠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也父元忠高宗時仕至倉部郎中天授年封士逸為蜀王懿宗封為河內郡王歷遷洛州長史左金吾衛大將軍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帥孫萬榮寇河北命懿宗為大

總管討之軍次趙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軍而遁人或謂曰賊衆極多然其軍無輜重以抄掠為資若按兵以守勢必離散因而擊之可有大功也懿宗不聽遂退據相州時人嗤其怯懦由是賊衆進屠趙州而去尋又令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衆後得歸來者懿宗以為同反總殺之仍生刳取其膽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孫萬榮别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時人號懿宗與阿小為兩

何為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來嘗受中旨推鞫制獄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時人以為周興來俊臣之亞焉神龍初隨例降爵封耿國公累轉懷州刺史尋卒攸暨則天伯父士讓孫也天授中封士讓為楚王攸暨封千乘郡王賜爵實封三百戶兄攸寧為建昌郡王實封四百戶攸寧歷遷鳳閣侍郎納言冬官尚書病卒攸暨初為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授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將軍進封定王又加實封三百戶

俄又改安定郡王歷遷司禮卿左散騎常侍加特進神龍中拜司徒復封定王實封滿一千戶固辭不拜尋而隨例降封樂壽郡王拜右散騎常侍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秀等誅後又降封楚國公延和元年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尋以公主謀逆令平毀其墓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初永隆年降駙馬薛紹紹乖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伏誅則天私殺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畧則

天以為類己每預謀議宮禁嚴峻事不令洩公主亦畏懼自檢但崇飾邸第二十餘年天下獨有太平一公主父為帝母為后夫為親王子為郡王貴盛無比永淳已前朝制親王食實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出降三百戶公主加五十戶太平食湯沐之邑一千二百戶聖歷初加至三千戶神龍元年預誅張易之謀有功進號鎮國太平公主相王加號安國相王並食實封通前五千戶賞賜不可勝紀公主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

女並食實封又相王衛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衛士宿衛環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廵徼同於宮禁太平長寧安樂三公主置鋪一如親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龍二年公主男崇簡崇敏崇行同授三品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制時中宗仁善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為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横進達朝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帛士亦翕然稱之及唐隆元年六月韋后作逆稱制偽

尊溫王玄宗居臨淄邸憤之將清内難公主又預其謀
令男崇簡從之及立溫王數日天下之心歸於相府難
為其議公主入啟幼主以王室多故資於長君乃提下
幼主因與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頻著大勲益尊重
乃加實封五千戶通前滿一萬戶公主子崇行崇敏崇
簡三人封異姓王崇行國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
奏事坐語移時所言皆聽薦人或驟歷清職或至南北
衙將相權移人主軍國大政事必參決如不朝謁則宰

臣就第議其可否公主由是滋驕田園遍於近甸膏腴
而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供送相屬於路綺疏寶帳
音樂輿乘同於宮掖侍兒披羅綺常數百人蒼頭監嫗
必盈千數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不可紀極有胡僧惠
範家富於財寶善事權貴公主與之私奏爲聖善寺主
加三品封公殖貨流於江劒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
將相專謀異計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常元楷李
慈掌禁兵常私謁公主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

事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竇懐貞蕭至忠岑羲等公主遽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籍其家財貨山積珍竒寳物侔於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徵斂不盡惠範家産亦數十萬貫攸緒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歴遷殿中監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聖歴中棄官隱于嵩山以琴書藥餌為務中宗即位以安車備禮徵之降書曰朕聞大隱忘情不去朝市至人無迹何所凝滯王高標峻

尚雅操孤貞有咸一之用弘體二之德學究深遠理實精微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卧清溪逍遥林壑傲睨箕潁有年歲矣朕虔膺聖歷重闡皇基保乂邦家寧輯區寓求賢採彥俯谷窺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長望高烈思滿風烟駐蹕喬巖追尋大隗鳴鑾峒岫詢訪廣成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豈以黄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通變

之宜希從降志延貯閶闔若在汾陽攸緒應召至都授
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
于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
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睿宗即位又降勑曰頃
以賊臣結黨后族擅權扇動宫闈肆行鴆毒靈祇所感
姦惡伏誅今得宗社乂安天地交泰卿久厭簪紱早慕
林泉守道不回見幾而作與言高尚有足嘉稱但慾用
不遷罪無相及為善有驗卿之謂與或慮驚疑故令慰

謝其見重如此尋徵為太子賔客不就開元二年攸緒又請就廬山居止制不許仍令州縣數加存問不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懷義者京兆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臺貨為業偉形神有膂力為市於洛陽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主知之入宫言曰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見恩遇日深則天欲隱其迹便於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又以懷義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壻薛紹合

族令紹以季父事之自是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儼稜行感德感知静軌宣政等在内道場念誦懷義出入乘廐馬中官侍從諸武朝貴匍匐禮謁人間呼為薛師垂拱初說則天於故洛陽城西脩故白馬寺懷義自護作寺成自為寺主頗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劾之懷義遇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又於建春門内敬愛寺别造殿宇改名佛授記寺垂拱四年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懷義充使督

作凡役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置號頭頭一𠑊千人齊和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二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廣袤亞於明堂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永昌中突厥默啜犯邊以懷義為清平道大總管率軍擊之至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加輔國大將軍進右衛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二千叚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

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其偽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則天將革命誅殺宗屬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抗疏請以則天為毋因得曲加恩寵改邑號為延安大長公主加實封賜姓武氏以子克乂娶魏王武承嗣女內門參問不限早晚進則盡歡長壽二年默啜復犯塞又以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李多祚蘇宏暉為將未行改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內史李昭德為行軍長史鳳閣侍郎

平章事蘇味道為行軍司馬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之未行虜退乃止懷義後厭入宮中多居白馬寺刺血畫大像選有膂力白丁度為僧數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姦奏請劾之不許固請之則天曰卿且退朕即令去矩至臺薛師亦至乘馬蹋階而下便坦腹於牀矩召臺吏將按之遽乘馬而去矩具以聞則天曰此道人風病不可苦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按之窮其狀以聞諸僧悉配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為

薛師所構下獄免官後有御醫沈南璆得幸薛師恩漸衰恨怒頗甚證聖中乃焚明堂天堂並為灰燼則天愧而隱之又令懷義充使督作乃於明堂下置九州鼎鑄銅為十二屬形象置於本辰位皆高一丈懷義率人作號頭安置之其後益驕倨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膂力婦人數十密防慮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以輦車載屍送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

韋溫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父玄儼高宗末官至許州刺史玄儼弟玄貞初為普州叅軍以女為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為后及帝降為廬陵王玄貞配流欽州而死后母崔氏為欽州首領甯承兄弟所殺玄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於容州后二妹逃竄獲免間行歸長安及中宗復位韋氏復為皇后其日追贈玄貞為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

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未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顒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恵使樵夫議之即先朝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孽木起於蘖栽誠可惜也渙汗既行難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是則巍巍聖鑒無得而稱疏奏不省尋又追贈玄貞為太師雍州牧益州

大都督玄儼爲特進并州大都督魯國公遣使迎玄貞及崔氏喪柩歸京師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斬甯承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擢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賜爵汝南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及玄貞等柩將至上與后登長樂宮望喪而泣加贈玄貞爲酆王謚曰文獻仍號其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各置官員并給戶一百人守衛灑掃又贈玄貞子洵爲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淮南郡王泚太僕卿上蔡郡王

亦遣使迎其喪柩於京師溫神龍中累遷禮部尚書封
魯國公弟湑左羽林將軍封曹國公后妹夫陸頌為國
子祭酒馮太和為太常少卿太和尋卒又適嗣虢王邕
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溫從祖弟濯尚定安公主皆拜駙
馬都尉景龍三年溫遷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
遥授揚州大都督溫等既居榮要熏灼朝野時人比之
武氏湑及陸頌相次病卒賻贈甚厚及中宗崩后令溫
總知内外兵馬守援宫掖又引從子播族弟璿弟捷濯

等分掌屯營及左右羽林軍臨淄王討韋氏溫等皆坐
斬宗族無少長皆死語在韋庶人傳睿宗即位仍令削
平玄貞及洵等墳墓
王仁皎玄宗王庶人父也景龍中官至長上果毅玄宗
即位以后父歷將作大匠太僕卿遷開府儀同三司封
祁國公仁皎不預朝政但厚自奉養積子女財貨而已
開元七年卒贈太尉官供葬事柩車既發上於望春亭
遙望之令張説為其碑文玄宗親書石焉子守一守一

與后雙生守一與𤣥宗有舊及上登極以清陽公主妻之從討蕭至忠岑羲等有功自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特封晉國公累轉太子少保父卒襲爵祁國公十一年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司馬行至藍田驛賜死守一性貪鄙積財巨萬及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計
吳溆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陽人祖神泉位終縣令父令珪益州郫縣丞寶歷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贈神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瑶為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中郎將令瑜為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溆時為盛王府錄事參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以元舅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溆雖居戚屬恭遜謙和人皆重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謂德宗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戎首佇當効順宜擇大臣一人入京師慰諭以觀其心上召從幸羣臣言之皆憚其行溆起奏曰不以臣才望無堪臣願此行德宗甚

悅溆退而謂人曰人臣食君之祿死君之難臨危自計非忠也吾忝戚屬今日委身於賊誠知必死不欲聖情慊於無人犯難也即日齎詔見泚深陳上待屬之意時泚逆謀已定貌雖從命而心已異乃留溆於客省竟被害上聞之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賜其家實封二百戶一子五品正員官勑收城日葬事官給弟湊湊實歷中與兄溆同日開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陽郡公湊以兄弟三品固辭太過乞授𤰞官乃以湊檢校太子賓客兼

太子家令充十宅王使累轉左金吾衛大將軍湊小心謹慎智識周敏特承顧問偏見委信大歷中滑帥令狐彰汴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時藩方兵驕乘戎帥喪亡人情多梗代宗命湊銜命撫慰至必委曲說諭隨所欲為之奏請皆得軍民和協帝深重之宰臣元載弄權招致賄賂醜迹日彰帝惡之將加之法恐左右洩漏無與言者唯與湊密計圖之及收載於内侍省同列王縉其黨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皆當從坐籍没湊諫

捄百端言法宜從寛縉等從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差一例極刑恐虧損聖德繇是縉等得減死流貶之大歷末丁繼母喪免建中初起為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貞元初入為太子賓客出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為政勤儉清若美譽日聞宰相竇參以私怨惡之數加譖毁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德宗召湊至京師對于别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驗其病否由是悟參之誣因是惡參尋以湊為陜州大都督府長史陜虢觀察使

以代叅之黨李翼會劉玄佐卒以湊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時汴州軍亂殺牙將曹金岸縣令李邁謀立玄佐子士寧上將遣兵送湊赴鎮召宰臣議竇參深沮其行恐軍中拒命乃召湊迴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貞元十四年春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臯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湊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經宿方下制湊孜孜為理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時宮中選内官買物於市

倚勢强買物不充價人畏而避之呼為宫市掌賦者多與中貴人交結假借不言其弊湊為京尹便殿從容論之曰物議以中人買物於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虛掇流議凡宫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宫中所須則乞選内官年高謹重者充宫市令庶息人間論議又奏掌閑廏騎飛龍内園芙蓉及禁軍諸司等使雜拱手力資課太多量宜減省上多從之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諳簿領凡有疑

獄難決之事多俟湊將出時方呈奠免指擿瑕病湊雖
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偉之處下筆決斷無毫釐之差掾
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
厲庶務咸舉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歿上深追念
葬送之儀頗厚召集工役載土築墳妨民農務湊候上
顧問極言之宗屬閂吏以湊論諫太繁恐上猒苦每以
簡約規之湊曰聖上明哲憂勞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
之鍾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順旨不言若再三啟諫必動

宸情則生民受賜長吏不言是為阿旨如窮民上訴罪在何人議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書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湊於德宗為老舅漢魏故事多退居散地纔免罪戾而已湊自貞元已來特承恩顧歷中外顯貴雖聖獎隆深亦由湊小心辨事奉職有方故也湊既疾不召巫醫藥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對曰吾以凡才濫因外戚進用起家便授三品歷顯位四

十年壽登七十為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親戚進用者罕有善終吾得歸全以侍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醫進藥不獲已服之貞元十六年四月卒時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罷朝一日
竇覦昭成皇后族姪父光華原尉覦以親蔭釋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鄜坊節度臧希讓奏為判官累授監察殿中侍御史檢校工部員外郎坊州刺史興元元年討李懷光於河中詔覦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陽賊平以

功兼御史中丞遷同州刺史入朝為戸部侍郎覦無他才伎為吏有計數又以韓滉子壻故藩府辟召遂歷牧守宰相竇參覦再從姪參少依覦及參秉政力薦於朝故有二卿之拜數月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既非德舉人咸薄之赴鎮旬日暴卒詔贈禮部尚書

柳晟者肅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父潭官至太僕卿駙馬都尉晟少無檢操代宗於諸甥之中特加撫鞠俾

與太子諸王同學授詩書恩寵罕比累試太常卿德宗即位以與晟幼同硯席尤親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晟密啟曰願受詔入京城遊說羣賊冀其攜貳德宗壯而許之晟與賊帥多有舊出入其門說誘之事洩為朱泚所擒械之於獄晟有力乃於獄中穿垣破械而遁落髮為僧閒道歸行在遷將作少監元和初檢校工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為御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俄充入迴鶻冊立使復命遷左金

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三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子顔琅邪臨沂人莊憲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決善騎射天寶初為河源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諳眞馬寶鈿裝鞍出陣求鬬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殺郎支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同正員天寶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虜吐谷渾

宗深嘉之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累封琅邪郡公英武軍使寳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子顔少從父征役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檢校衛尉卿生后而卒順宗内禪以后生憲宗皇帝褒贈先代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顔太師顔子重榮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賓客金吾將軍

賛曰戚里之賢避寵畏權不䘏禍患鮮能保全福盈者敗勢壓者顛武之惟良明於自然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武承嗣傳高平郡王駙馬都尉崇訓爲酆國公○臣酉按前三思男崇訓爲高陽王新書亦作高陽且重規已封高平矣平字必是陽字之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考證